

正是螃蟹上市时。妻子告诉我,有一家水产店买卖兴隆,你早上五点多去排号儿,领到号儿后你的任务就完成了。买个螃蟹还要提前去排号儿? 这倒是个新鲜事。

于是,在那天早上五点半前赶到了那家店。真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我到那儿时,已有几个人站那儿聊天了。五点半时,来了个大爷打开卷帘门,大家蜂拥而入。桌子上早准备好了一个个纸条,上面写好了号儿,我抢到了一个2号。

因为初步完成了任务,开车去找早点铺。正是小城南美白对虾集中上市的季节,路边、各店铺都在售卖对虾。于是我边吃早点,边看清晨卖虾的场面。

汉沽滩涂辽阔,盐水汪子星罗棋布,养殖南美白对虾逐渐成为了一种产业。虽说养殖对虾受天气制约和影响,但运气好,没有自然灾害时,大多都能赚个盆满钵满。每年五月份撒苗,农历九月份即可出虾。

但就是这三四个月,是最难熬的。在池子边搭个窝棚,天天吃住住在虾池边上,喂饵料、量水温、看池子。无遮无拦的海边,奇热无比,蚊虫叮咬,大雨瓢泼,都得忍受。出虾一般是在后半夜,许多闻讯的商贩开着大小不一的车辆来到池子边,看到围网下到池子里,一点点合龙,看那些虾族们上蹿下跳,竟

没事可做的时候就是有闲,闲的时间多了,就连做梦都显得荒唐。

前几天有一个梦,我梦见一个相识多年却无论如何想不起名字的友人,直到梦醒,才恍然知道原来是“他”! 于是对自己这种无意识的疏忽感到惭愧。

还是前几天,我的一个朋友打来电话,说要与多年前的一笔借款至今未还的另一个朋友绝交。这个事情早有耳闻,但没想到会严重到如此地步。我只有说:“这样一来,以后你可能就永远收不回这笔钱了。”他气急败坏地在电话那头说:“我不要了!”好像他在我和我赌气。

退休以后的日子里,回顾最多的是友情,感动最多的还是友情。友情几乎寄托了我几十年的生命历程。所以,无论是梦是真,友情传递的每一个信息都为我提供了一个反思的参照。

我曾设想,有谁能统计出自己叫得上名字的人的数量? 估计那一定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尽管量很庞大,但真正能称为“朋友”的却又是少数,真是所谓“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了。

恰恰是这个“少数”,往往能带动那个“多数”,其中的核心叫“善待”。因为能坐到一起的人必有某些相同的特质,否则,一面之交之后难有第二次相遇。

时常有朋友向我抱怨,说自己的时间大都被无聊的应酬占去,仿佛自己的空气被别

我快三岁的时候,刚生下弟弟的母亲便因病长期住院。照顾我们小哥俩的事就全部落在父亲一个人身上,那时父亲在海军旅顺基地服役。母亲住的医院很远,在山东,住院的时间也很长。我和弟弟在非常漫长的时间里见不到母亲的面,心里既悲伤又无奈。

弟弟稍大一点,被送到旅顺海军幼儿园全托。我刚到上学的年龄,被送到旅顺八一小学上学。小学同学大都在学校附近住,放学后就回家了。我家也在学校附近,但我放学后一般不回家。中午放学买一个面包加一根冰棍就算午餐;下午放学就在家门口的马路上和小朋友们玩耍,直到父亲下班。有时候父亲要加班到深夜,小朋友们一个一个被家长叫回家了,我只好独自坐在路灯下等候,经常趴在马路牙子上就睡着了。

长时间的放养,涣散了我的纪律性,逃学、旷课成了家常便饭。有一次旷课后到海港玩耍,不慎掉进海里,差一点被淹死。还有一次逃学攀爬悬崖,险些摔伤。特别想念母亲的时候,我就独自爬到能够看到大海的山坡上,在那儿默默地坐一会儿,眺望海天相接处时隐时现的船影,渴望着有一天母亲能够乘船回家。

九死一生的母亲终于乘船回家了! 我还没来得及及高兴,对我伤透脑筋的班主任

大运河带着汉唐遗风从远古奔来,滔滔不绝的水声响千年的遗韵,在历史的天空里反复回荡。大运河是一条贯穿南北的经济动脉,古道与运河相伴逶迤了两千里,古道上的脚印和汗水成了一部厚重的史书,甚至连古道上的灰土都有人文的温度,古道上发生过的故事至今还在传颂。名震中外的义和团在这里抵御外来侵略者悲壮苍凉的故事;抗战的硝烟犹在眼前缭绕,一门三英烈的抗战事迹融入运河流动的血脉中,被代代相传;前些年的抗洪,以运河和古道为屏障,保卫天津,保卫津浦铁路,谱写了一曲亢奋的乐章。从成为古道开始,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了重要的通道,展现了古道各个历史时期的烙印,承载了千年的兴衰苦乐。

古道与两岸的新建筑隔空相望,漫步运河古道,远方深邃纯净的天空挽留最后一抹夕阳,湿润的空气中散发着野花的幽香,运河两侧的百年古槐遥遥相望,飘拂的落叶伴着和煦的秋风轻舞飞扬,潺潺流动的河水温润着灵魂的暗礁,欣赏着现代繁华的

蟹肥虾美时

■ 王雅鸣

相冲突的场面,令人兴奋异常。

此刻,紧邻这家早点摊的水产店正忙得热火朝天。几个方形的大铁簸箕摆在地上,一个人手持大捞篱,一次次从小货车上捞出虾来,一大溜水印画出奇形怪状的图画。虾们显得极不安分,刚一倒进硕大的铁簸箕里,立刻欢呼跳跃,凭借高超的弹跳能力,纷纷跳出生天。怎奈又都是徒劳的。

方形的铁簸箕前,早就依次排好了十斤一个的白色泡沫箱子。几个人分工合作,手脚麻利地倒虾、上秤、过秤、砸冰、打包,配合默契,一气呵成。我坐在那儿,慢条斯理地吃着浆子大饼果子,默默地看着这几个人在早上就这样节奏紧张地忙碌,几百斤虾一会儿就处理完了。

有几个可能是老主顾,或是老相识,径直走过早点铺来,开口跟老板说:“来几个虾,我在这儿吃!”早点铺老板就接过来,在水管那儿冲了下,转身扔进了一个砂锅里。这种豪情令人瞠目结舌。只一会儿工夫,就端出了一锅大虾手擀面。不知是因

善待友情

■ 瀛洲

人没收了一样,抽不出一空闲去读一页书,去写一个字,甚至还给我背诵古罗马一位贤人的名言,“只有当我独处之时,我才感到不孤独。”我相信这是一句真话,但我也同样相信这不过是所谓“贤人”的一句宣示,宣示一种人格独立的精神。基于这一点,我便不能同情这位朋友的这种抱怨,总觉得看似委屈的背后含着沾沾自喜的味道。

我认识许多人,许多人也认识我;我将许多人视为朋友,但我不会关心那许多人是不是视我为朋友。我从不将与人共饭当作应酬之举,也从不再将别人请托我办点什么事当作有求于我,如同我也有请托别人为自己办点什么事的时候,也不会被看作有求于人,只要彼此善待,只要尽其所能,结果如何,没人料得到,或没人在意。

友情没有边界,友情的基础是彼此信任。不必说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也不必说萧何月下追韩信,即以“竹林七贤”中的嵇康与山涛绝交为例,双方都受到心灵的伤害,都在精神上留下一块空白,成为那个时代诠释友情的另一番风景。嵇康临死之前叮嘱他的两个儿子,不是勉励他们自立、自强,而是要他们有事的时候去找“山涛伯

放养的孩子

■ 曹军

老师就闻讯前来家访,她对母亲说我由于长期逃学旷课,学习成绩一塌糊涂,建议留级。母亲听罢非常平静,她用温和但不容置疑的语气让老师放弃了她的想法,我得以继续在原班级读书。

我当然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于是发奋认真学习每一门课的内容,我的学习成绩很快就名列前茅。母亲虽然已经回家,但还需要长期卧床静养,她的管控能力有限,父亲工作又很忙,我和弟弟依然处于半放养状态。每天放学后我们都会和小伙伴们在野外玩打仗游戏,钻洞翻墙无所不为。我们每次回家时一定是满身灰土,需要母亲在门口拿扫床的小扫帚从头到脚扫一遍才能进屋。

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和弟弟灌输要上大学的想法。母亲让父亲在我和弟弟的床边墙上贴一张中国地图和一张世界地图,告诉我们她所知道的那些著名城市的位置,比如北京、上海、苏州、杭州以及我们的四川老家等,激发我们对天下名胜的好奇心。她告诉我们,只有上大学,将来才能

运河古道

■ 于俊杰

变迁,构成了一幅舒适惬意的田园美景,仿佛行走在画廊中,为自然的风光所陶醉,将生活中的琐碎烦恼全都忘掉。

站在古道上的的一瞬间便感受到了这片热土的血脉,品味着每一个在日月精华渲染下的亘古经典,循着古道去触摸被遗忘的运河文化。一首“运河转漕达都京,策马春风堤上行”的诗句将思绪拉入到历史尘烟里的古道,灵魂便穿越到一个通灵的天地。曾经的古道也是官道,车马骈闹,脚步匆匆,贩夫走卒川流不息,叫卖声不绝于耳,两旁的翠柳风摆婆娑,黛瓦白墙鳞次栉比,好似《清明上河图》铺展开来,如同浮雕画展示在运河古道上。

纵横南北的古道随着河的走向且弯且直,随着河的命运走出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古道上,纤夫们的脚印重叠又重叠,汗

为虾的个头太大,还是过于新鲜,几只大虾就那样在还滚沸着的锅里翻腾着,虾子须子牵拉在锅外。汤太红了,锅里起了一层红沫子,鲜灵的海虾味也刺激着我们这一群人的嗅觉,诱惑着让人欲罢不能。

早上七点半,妻子的手机里响起了直播的声音,原来是早上拿号儿的那家水产店拉螃蟹的车到了。与此同时,手机微信群里也开始喊:“老铁们、家人们,螃蟹到了,晚了螃蟹就没了!”直播带货这种新兴产业,不仅催红了相关产业,带动商家的货物销售,也拉近了店家与顾客的距离。

近年来,国家对大海实行休养生息、耕海牧渔的保护政策,每年的5月1日到9月1日,实施为期四个月的休渔期,对掠夺式生产起到了一定的扼制作用。这些举措,使大海得到了进一步休养,保护了海洋资源。所以今年成效显著,螃蟹等海产品价格格外丰盛,且质量好。良性循环的结果,老百姓最受益,所以今年的螃蟹价格也十分美丽,让百姓尽享口福!

一会儿,妻子就买回了18只三疣梭子蟹,且都是圆脐的,个个有黄,足够我们一家人大快朵颐。女人的快乐,表现在她们对所购商品的满意度上。她说:“今年才花了不到二块钱,比去年便宜了一千多!”

伯”商量。其实不用找,山涛一手挽住这一对弟兄,在抹不去的光阴中抚育提携他们成长。山涛知道自己不是履行友情的责任,而是尽友情的义务。责任是被动的,唯有义务是主动的付出。

当今的经济社会生活中,随着人们价值观、是非观、荣辱观的转变,自我意识的发酵淡薄了群体意识的自觉,友情的体验越来越成为某种奢侈。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从这个“师”那里学到的东西,往往是在书本中找不到、学不来的,因此就更宝贵,更有价值。然而,人们好像更愿意相信内心的指引。

友情曾丰富了我从前的生命,友情也必将营养我的今后。我想转告我的那位朋友,善待友情,坦荡相交,一旦掺杂功利之心,以为有利可图,这种相交往往注定会失败,而且败到以后别人看见你会远远躲开。

友情,是情,是缘,也是温暖。友情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艺术,通过友情的纽带从微观走向宏观。

有时和久别的朋友相逢会有些惆怅,有时和久别的朋友相逢再分别则是伤感了,有时就感到人生总是这么奇奇怪怪的。

我总想在人山人海的大街上寻找某个背影,寻找青春贴着光阴领跑自己的一路风尘,让我掂量友情的分量,让我体会友情的牵挂,让我在友情的目光中发现新的自己,找回曾经的自己。

走遍天下。

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几乎是父母为我和弟弟从小到大买过的唯一“玩具”。天气不好的时候,我和弟弟最喜欢的室内游戏就是默记各省市省会和各国首都,并互相测验。每年元旦时,父亲会买新的地图把旧的换下来。旧的地图已经被我们“指点”坏了!

母亲并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五十多年后,在天津住院的母亲被护士问及学历,我代为回答说“小学”,母亲面带愠色地纠正说“高小”。但小时候我们觉得母亲无所不知,而我们最早的天文地理知识都是母亲教的,而且与我们现在掌握的知识没有任何相悖之处。

我初中毕业时,大部分同学及其家长的想法都是不再读高中,打算早下乡早回城。父亲也是这么想的,他甚至联系好了接收我的公社和生产大队。但母亲坚决要我读高中,目的就是要上大学。要知道,当时还是文革时期,尚未恢复高考,上大学是非常渺茫和不可思议的事。我困惑地服从母亲的决定,继续读高中并依然保持着优异的成绩。没想到一年后国家真的就恢复了高考。至今我都非常佩服母亲的先见之明。我高中毕业当年顺利考上大学。次年,弟弟也考上大学。

放养的孩子,就这样长大成人。

水浸透了古道上的泥土,吭吭唧唧的号子已渗入铜帮铁底的河岸。送别的码头上寄托着母亲对儿女的祈望,泪眼彷徨地挥着手,无数次回头,再回头,湮没在行色匆匆的人群中,留下那温暖的叮咛在时空的长廊里徘徊。妻儿的期盼,千言万语还未曾说尽,紧握的双手传递着彼此离别的愁绪,回味着相聚时的缠绵与柔情,默默诉说着离情别愁,那恋恋不舍分离的画面在历史的尘埃中飘来飘去。鼓乐喧天迎亲的队伍浩浩荡荡,装饰华丽的花轿披红挂绿引得路人驻足围观,在一片说笑中送去祝福的目光,海誓山盟后演绎着人类繁衍的故事。

夜晚幽静安宁,怡然雅致,邂逅那段茵茵葳蕤的岁月,将那些叠起的斑斓湮灭在时光的褶皱里,在醉醇清秋中倾听远古的乐章。运河文化像随风飘拂的种子,由古至今经历了朝代更替,见证了时代变迁,续写着岁月的新篇章。古道依然在,只是风物改,如今古道成了柏油路,伴随着运河上无边的风景,装点着两岸美好的今天和明天。

活在算法里

■ 贺成

“你帮我看看,我这手机才买三年,怎么就卡得厉害?”一大早,邻居张叔就找到我。

这时,在一旁漫不经心玩手机的侄女不屑地说:“这有什么想不通的? 一般手机用了三年,就是这个样子了。”见我和张叔脸上的疑云还未散尽,又说:“张大爷算是用得时间长了的,我们经常玩游戏,下载的东西多,一般能用两年就算烧高香了。”

我问为什么,侄女说:“没有为什么,商家肯定早给你算好了。要不,每年出产那么多手机,卖给谁去?”侄女的话,让我恍然大悟。

商家给我们“算好了”的东西,岂止是手机? 我们平时购买的电脑、电视机、洗衣机等等,莫不是如此。只是,过去我们通常称之为“寿命”。人的寿命有一定年限,一些物品寿命有一定年限,就一点不让人感觉奇怪了。

不过,进入智能时代,很多东西从不可捉摸变得逐渐可以精准掌握,却多少又让人感觉到一些异样来。平台经济发展起来之后,衍生出很多新职业,很多人对新职业趋之若鹜。但结果,何尝不是被平台“算好了”?

一个孩提时的伙伴,认为做快递小哥自由,于是买了一辆摩托车,干起了送外卖

的职业。一个月下来,所有的美好想法,全部化为泡影。平台的算法过于精细,或者说过于苛刻,在送外卖过程中,如杂技演员似的不说,有时还闯红灯。可是,把命豁出去了,到头来也只是勉强养家糊口。

还有一个孩提时的伙伴,在外打工挣了点钱,也不想再过流水线上的生活了,于是利用几年的驾龄优势,回家买了辆轿车,跑起了网约车。同样的,也由于平台算法,一天工作了十多个小时,净收入也只有200元左右,一个月一天也不休息,跟在工厂上班时差不多。

当然,最让我这两个孩提时的伙伴伤心的是,如此辛苦付出,不但只有微薄收入,还因为被平台经营者把身份虚化掉,之前在工厂的五险一金从此戛然而止,合法权益被高高挂起。

一天,我再见到张叔,当我把这些跟他说了一气,他说:“你说人都活在算法里了,我一个手机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不知道,张叔是在安慰我,还是在安慰我孩提时的伙伴,还是在安慰自己。总之,之后我们都在笑,莫名其妙地笑。

院里的小鸟

■ 杨银华

夏天住乡下老家,一个细雨霏霏的傍晚,撑伞散步于院中竹林下。突然止步,是因看到脚下有一只湿漉漉的小鸟,趑趄趑趄又摇摇晃晃,正挣扎着起步练飞而不能。

我惊喜地意识到,这是一只刚出窝的雏鸟——院中有鸟窝。因为乡宅四周院墙不矮,雨天大门又未曾开启,雏鸟还不会飞,只能来自院中。再说,前两年曾有鸟在竹林里做窝孵蛋的经历。

我怕小鸟年幼经不起雨淋,便将其捉住带回室内,放入纸盒里,置上水米,是想养大后放飞。谁知小鸟一入室不要紧,招来室外几只成鸟,在院中飞翔俯冲,叫个不停。小鸟听到了呼唤,在纸盒中也急躁地鸣叫着回应。我意识到我可能是“好心办了坏事”——这生灵本来是野外生存的物种,哪怕风吹雨打呢——便将其复放在竹林下,由它去吧! 随后,小鸟便钻入花丛中,成鸟的鸣叫也归于平静。一夜又小雨淅沥,我还惦记着那只小鸟的命运。因为,这种不知叫什

么名字的鸟,成鸟的首尾长度也不过10厘米,而幼鸟才不过五六厘米,太小了。

但次晨在院中竹林下,竟又发现了三只幼鸟并立于此,其中应有我昨天“搭救”的那一只。后两天,院子里,空中成鸟翻飞,地上幼鸟乱蹿,是成鸟在“带教”幼鸟们练飞啊! 我和家人们便有意居室不出,尽量回避,好给它们腾出练飞的时间和空间。

幼鸟们在院中的竹林间、花丛里,以及黄瓜架中练飞乱蹿了好几天,快要具备出院中的能力了。因院中的小竹林长得高大茂密,我未能看到那小小的鸟窝。又过几天后,院子里没有了这种不知名的成鸟幼鸟们的鸣叫,一定是远走高飞去野游了。那几天院子里“热闹”时,倒没觉得烦人;趋于平静了,却有些怅然的失落感。不知它们能否记住:我家也是它们的家。

退休在家,院里的小鸟出窝飞走了;年过花甲,我的“青春小鸟”也一去不回来。但院里的莲花正盛开。祝愿小鸟平安。

雪儿问答

■ 张秋铎

雪儿,就在立冬这天你迫不及待挤进门槛飘飘扬扬向大地坠落挟五千万玉龙甲片裹呼啸大风助威闹得世界一片银白搅得周天异常寒彻为什么你来的这么早行动如此急切

没有为什么只是我想这么做恶劣的生态,压抑的心情我需要痛快淋漓的宣泄我不是你的掌中物需要我时招之即来不需要时不愿见我我就是我,我就是雪儿隆冬严寒炼就浪漫的气节

我知道你喜欢我只是不愿那么说

你见到第一瓣雪花时为什么朝圣般跑到门外用手捧着,用唇吻着惊喜的眼眸光焰灼灼仰起脸颊,伸长颈脖让我尽情滋润你的干涸

你欣赏如云的樱花我比樱花更柔美你怜惜弱弱的梨花我比梨花更纯洁我是寒风苦雨萃取的天地间最单纯的颜色哪怕沾一丝儿污渍染一丁点异色异味就扼杀了我一世名节

你不要问我也不接受你的斥责我就是我,天上的精灵飘洒自如,漫天飞舞就是天造地设的性格

你好,2022

■ 李耀斌

时光的小溪缓缓淌过2021的身躯阳光透过指缝精准记录着既平凡又不舍的或得或失

春天最是寂寞愿望在源头一个个涌起你无须挑选索性顺势而下让实践去逐个检验

夏天总是繁忙你无暇为鲜花与彩蝶驻足而是努力磨平脚下生活的棱角向着大树的模样与野草一起成长一路高歌运行

秋天有喜有悲枝头挂满成功的收获等待与人分享而失败的落叶随流水静默地漂向远方

冬天酷爱总结你用一层薄薄的冰将各色各样沉寂的叶子塑封所有的来龙去脉经纬分明

好想对你说:歇歇吧突然记起时光没有暂停键索性甘泉煮茶与往事干杯别了,2021抖擞精神 张开双臂你好,2022